



宋词的美丽读法

无言独上西楼

徐磊◎著

宋词有情，有理，有欢乐，有悲哀，流淌着感性的小溪，也闪烁着哲学的智慧光辉。宋词可供怀想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略一回首，也能为那半遮的容颜惊叹不已。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宋词的美丽读法 徐磊◎著

无言独上西楼

宋词有情，有理，有欢乐，有悲哀，流淌着感性的小溪，也闪烁着哲学的智慧光辉。宋词可供怀想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略一回首，也能为那半遮的容颜惊叹不已。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言独上西楼:宋词的美丽读法 / 徐磊著. —北京:中国
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6

ISBN 978 - 7 - 5001 - 1755 - 1

I. 无... II. 徐... III. 宋词—文学欣赏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6508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7870

电子邮件/book@ctpc.com.cn

网 址/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郑明莉

责任编辑/徐小美

封面设计/盘古火焰

印 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规 格/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1

字 数/14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5001 - 1755 - 1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红藕香残玉簟秋。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前言

走在品读宋词的旅程

每一个朝代的文学，都有其特点，都有其自身胜景。就像汉赋，唐诗，元曲……

其实，在那个很多文人都为之向往的宋朝，各类文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宋人从唐人身上得到启发，从不同的角度吟写诗歌，成就了有别于以往诗风及审美价值的宋诗；宋人继承了唐代中后期的古文运动，并将古文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既有说服作用，且又实用的文体；宋人继承了唐人的“说话”，但他们大大地为“说话”增色不少，很多话本为后世小说奠定了基础。还有，宋人重文，很多文人都有自己的专著，他们的文学理论启示了后人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然而，在宋代的文学领域中，最令我们注意的，其实还是词的创作。

那发端于唐代的词，经过五代时期词人们的探索与发展，即将迎来它的高峰时期。不知是谁写出第一首“宋词”，也不知那首词写出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命运；但是它悄悄开启了一扇大门。从此，宋代的词人们便从这里探索前行，队伍逐渐扩大，直到成为一支文坛生力军，其风华气势蔚为大观，获得了世人的举世瞩目。

不过，也许你会说，“词”这种文体，并不只属于宋代。不错，



宋词有情，有理，有欢乐，有悲哀，流淌着感性的智慧。一闪动着哲学的智慧光辉。宋词可供怀想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一回首，也能为那半逝的容颜惊叹不已。

没有一种文体是可以完全属于一个朝代的。在宋词之后，以纳兰、朱彝尊、陈维崧等人为代表的清代词人，又掀起了一个新的词的高峰，被称为词的“中兴”。不少学者认为，清词的成就超越了宋词。也许吧，而我印象中，胡适曾经说过：“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也许胡适的评价并不贴切，也许他低估了清词，或也许他高估了宋词，然而不可否认，年代更接近于现在的清词，其影响力到底不如宋词深远，这并非先入为主，毕竟比宋词更早存在的词也有呢，可是并没有沾到“先”的光。其实，真正能与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相媲美的，只有宋词；清词的中兴，事实上也正反映了宋词的强大生命力。唐诗流传的广泛，是牙牙学语的孩童都可以背上一段“春眠不觉晓”；宋词虽未达到这种地步，但只要知道“词”这种文体的人，脑海里闪现的第一篇词，怕都是来自三百年南北分都的宋朝的吧？

是啊，提起词，人们会想起很多熟悉的篇章，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杨柳岸，晓风残月”、“才下心头，却上眉头”；会想到若干名言警句，像“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也许你会想到宋词的婉约：“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或许会想起它的豪放：“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宋词存情寓理，有欢乐，具悲哀，流淌着感性的小溪，也闪烁着哲理的智慧思考。宋词可供怀想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略一回首，当然无法窥得其全貌，但宋词绝不会令人错过它的精华之处——虽然宋词并非时时精彩，却时时不乏精彩；将每一时期的亮点汇集，便构成了宋词三百年的风流……

来吧，朋友，读一读宋词，感受一下长短句独特的魅力，体味那个“词的黄金时代”的风华硕果，相信宋词带给你的绝不仅仅是金风玉露的清灵，也会将你带入一个物我两忘的梦幻般的境界之中。

李清照像
清·崔锴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的文词绝妙，是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目录

- 一江春水向东流 1
- 碧云天，黄叶地 7
- 多情自古伤离别 13
- 为伊消得人憔悴 18
- 无可奈何花落去 22
- 庭院深深 26
- 云破月来花弄影 31
- 梦后楼台高锁 35
- 故国晚秋的怀古 40
- 中秋绝唱 45
- 醉人的赤壁 50
- 寂寞沙洲冷 55
- 生死两茫茫 60
- 春归何处？ 67
- 孤馆春寒看斜阳 72





目录

山抹微云秦学士 75

两情若是久长时 81

应折柔条过千尺 86

渔父 90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95

堪怜咏絮才 102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108

只有香如故 115

生子当如孙仲谋 119

看取灯火阑珊处 126

《黍离》之悲 132

词中长度之首 137

问世间情是何物 142

无名氏的风采 147

空独倚东风 151

后记 157





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就像五代夹在唐、宋两个统一的中原大朝之间一样，李煜夹在唐、宋之间，也很“难过”。但一般习惯上把五代和唐放在一起，何况南唐本就以唐之后自居，所以后人介绍李煜时，也都是把他附在唐代文人后面。但这里既然介绍词，我还是很想说一说他，毕竟“词中李后主”，不说有些太可惜了。何况，李煜于南唐灭亡之后，在宋朝做了几年俘虏，说完全和宋词无关，也是不对的。

这首《虞美人》，开篇李煜便仰天发问：春花秋月，何时得休？其实，春花年年会开，秋月年年高悬于秋夜，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谈什么休不休呢？这本是不可能之事，而李后主却偏要由此发问——只要细想想，也许能品味出，他的所问并非是春花秋月，而是满怀亡国之恨，以及他屈辱的囚徒生涯。春花秋月的美，竟勾起李煜无限伤感；故国曾经快乐或者忧愁的往事，俱已消散得无影无踪。

李煜不事雕琢地叙述着，夹杂着对故国浓浓的怀念之情：昨夜，

小楼上又吹来了东风——啊，才注意到，原来又是春天了……然而，春花盛放之后，“不久”又可以见得明净的秋月，年复一年，总是如此。时间仿佛很短，短得转瞬即逝；可又似乎很长，长得望不到尽头……这就是所谓“来日方长”了吧？未来的时光看不到尽头，而过去的日子，连同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却是再也见不到了，只能在封存的记忆之中，寻觅那令人无尽留恋的点点滴滴。

其实，李煜的故国记忆未必都好，和所有朝代一样，南唐也有杀戮，有猜忌，有恐惧，更有小朝廷于命运上的忧虑。然而，无论如何，却总是故国啊……李煜叹息着：月明之中，故国不堪回首，无论它的美，还是曾经的灰暗，想起来便心痛，痛到不堪。李煜不是刘禅——无论蜀汉后主是用韬略保身也好，没心没肺也罢，他至少可以摆出一副“无情”的样子。而身为文人皇帝的李煜，显然并非无情之人，更不是政治家。他以丰富的情感，怅然怀念着故国，虽然说是“不堪回首”，而一旦真切思念起来，却是一发不可收拾。

矗立在金陵的南唐宫殿，应该还在吧？然而，可怜宫殿的主人却再也回不去了。当初那些精美华丽的雕阑玉砌，只怕早已在尘埃之下褪去了朱颜，更换上残破凄凉的外衣。此刻在银色的月光下，会散发出怎样的幽凉气息呢？这种寒意，本不该属于繁华似锦的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美好的景象曾博得白居易发出声声“江南好”的感叹。然而，江南也确实多有凄清——当刘禹锡在乌衣巷口望着西斜的残阳，当杜牧一腔怨愤，在烟雾笼罩的秦淮河上闻听“玉树后庭花”的亡国之音，当韦庄漫步在十里堤上，望着无情的台城柳，江南的缕缕清寒之意便油然而生。也许，冷的不是江南，而是哀悼江南旧朝之人的心吧？时逢末世的唐人一边为六朝而哀，一边自哀；李煜则无暇为前朝而哀，因为自己的亡国之恨，已如一江春水，滔滔东流，绵延不绝，令李煜沉于其中无法自拔。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问君，其实李煜是在问自己——他的身边还有何人可问呢？南唐故人如今已是新朝臣子，就连自己也受封不乏讽刺之意的“违命



侯”；小周后那一抹碧青倩影，也常因赵光义的强横无理而从自己眼前离开。李煜闷闷不乐，忧愁与悲愤时时萦绕心头，剪不断，理还乱。在朝来寒雨晚来风的阴晴不定之中，李煜只有无奈地等待；然而却实在没有什么要等，春花秋月早已看厌，偶尔的一丝快乐过后，更无尽的哀伤。每次小周后回来，那一声声哭诉，无异于在李煜的心头上再添难以抚平的伤痕；而当他看到自己旧日的大臣徐铉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其实已经跨越了曾经的君臣大防，而后主的眼泪换来的却是徐铉对自身命运的惶恐。最后，正是徐铉的“出卖”将李煜送上了不归路。

其实，也不算出卖吧……据《默记》记载，一天宋太宗问徐铉是否看望过李煜，徐铉回答不敢私自去见他，于是宋太宗“恩准”徐铉前去探望。当徐铉在堂下等待的时候，李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及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

也许，“春花秋月何时了”并不能算是谶语，但事实却是，当《虞美人》传到宋太宗耳朵里的时候，赵光义压抑了许久的杀机终于爆发了，这首词竟成了李煜的绝命词。制造了“烛影斧声”疑案的赵光义，这一次依然没有正大光明的行事。史载，陇西郡公李煜死后，太宗“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吴王”。似乎他是很悲痛的，但政治作秀掩盖不了光明下面的阴暗。李后主终死于牵机药的毒酒。

牵机药，“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李煜死前一定相当痛苦，可怜后主思念故国痛断肝肠，死也死得那么难受，当真命苦。然而这对于李煜来讲，或许也是个解脱吧？他不必再为人生的漫长而痛苦不堪，不用再午夜梦回之际，慨叹“天上人间”了。

然而，李煜的愁，除却《虞美人》中浓得化不开，除却《浪淘沙》里怅然若失，还有类似于《相见欢》的直露胸臆：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也是我最早学会的一首词。词人默默地独自登上西楼，见天空中弯月如钩一般，四处十分寂静；梧桐在这清秋时节被锁在深院之中，由它而更显出这里的寂静。寂静下，人难免要胡思乱想一番；而词人千头万绪地想着，却始终理不出头绪。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正是离愁。而一想起离愁，心头别是一番滋味。

这首词很简单，没有用典，没有晦涩的语句。绘画中有一种技法称为“白描”，应用到文学作品中，那种用最朴素简练的笔墨，不事雕饰、不加渲染，如实进行描写的手法，便是称做“白描”。李煜是白描的高手，而《相见欢》，则是他这种写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论者评李煜是“当行本色”，便是指此一方面。李煜的词令世人明白了，词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诗人不幸诗之幸，后主的不幸，却成就了词史的一段“佳话”。“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大开，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五代是一奇妙的时期，诗余在一西一东得到了空前发展。然而，蜀中的花间词，固然妩媚，固然动人，却又怎么比得上南唐二主，尤其是李煜的真情实感来得更加感人呢？李煜没有过多堆砌华丽的词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就好像看到砌下凌乱如雪的梅花，自然而然会用宽袍大袖一拂，却“拂了一身还满”。没有矫揉造作，不是无病呻吟，李煜就像个胸无城府的人，无论他的快乐、忧愁，都在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和小周后私下约会的事，他也一样娓娓道来，从没想过要用春秋笔法隐去这些在正人君子看来，是有失体面的事情。当然，所谓李后主词作的前后期之分，也相当明显，前期到底残存些晚唐以来的浮艳气息；而亡国之后的李煜词，无论艺术成就还是境界，都提高了很多，不变的是对故国深切的怀念之情，与那直抒胸臆的秉性。

李煜的成就，其实不只局限于词，诗文也相当不错，据说书画音乐也很精到，但这些都被词掩住了光芒。想来也不能说仅仅是



因为数量差异的缘故，毕竟李煜的词统共也只有三四十首而已。但只要看一眼李煜的诗，相信一定会有惊艳的感觉。“鬓从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旧黄”，这诗句看着总觉得眼熟，细想了想大约是用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格式（其实也没啥格式，但大致框架差不多）。这句诗不事张扬，却十分隽永，可惜只存残句。李煜的诗多是悼亡之作，悼念大周后——多情的李煜，即使融化在小周后的柔情之中，也依依难忘自己的另一位皇后。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李煜一首于押解北上途中所作的诗，《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三十年来梦一场”，回首往事，李煜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他也许想起自己身为皇子时，对宫廷斗争的恐惧与避而远之，在江上寻欢作乐时心底尚腾起对现实的一丝忧虑；而哥哥意外故去，自己被立为太子，那时可曾真正的兴奋过？在皇帝位上“醉生梦死”，难道对社稷当真毫不牵挂？而弟弟出使北方却被强留，至今仍记得那时节日日忧心；明知道宋不会放过自己，也曾打算亲自率兵打仗，可后来……不，就是现在了。也许，就是从这里，他一洗往日的文风，转向了忧郁的哀思。也曾想过亲自带兵保家卫国的李煜，终于还是在宫中无奈地等待着亡国一刻的到来。“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竟不似出自帝王之手，写得就好像是平常人家，只有“吴苑宫闱”、“广陵台殿”才令人隐约记得诗人的身份，可惜一切俱已冷落、荒芜。

不知冥冥之中是否真有着一股力量，促使历史走上一个奇妙的轮回。一百五十年后，当宋徽宗赵佶与其子钦宗赵桓一起被金兵掳往五国城途中时，看到凋零的杏花，悲从中来：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涯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亡国之音哀以思，李煜的哀思虽是白描，却于字间透出华缛之美；而徽宗的词，欠缺了一丝真美，却显得更加凄凉——他怎能不凄凉？眼看都城被攻破，汴京的繁华从此烟消云散，他怎能不心痛……从此，于书画方面更胜李煜的才子皇帝赵佶，也只有在北方冰雪之中怀念故国了。在那冰天雪地之中，瘦金书是否更瘦了几分？院体花鸟是否更加精细？我们只知晓吟着“玉京曾忆昔繁华”的徽宗，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的故国，尽管宋并没有从绝对意义上灭亡。李煜思念的南唐早已不再，而赵佶思念的宋却是不愿迎回自己，就如同死别与生别，无疑后者更具悲剧气息。九年后，忍受了三千余日冷雨凄风、风刀霜剑的赵佶离开了人间。他不必像李煜那样临死还要受牵机药的折磨，但他与李后主，究竟谁又更好过一些呢？



碧云天，黄叶地

苏幕遮·碧云天

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我们知道范仲淹，可能更多是来自于他那篇举世闻名的《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嘱余作文以记之。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辉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



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菁菁。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余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仁人志士的胸怀总是令人感动而尊敬。但范仲淹并非总板着一副说教嘴脸的士大夫，即使《岳阳楼记》也是在写了一番令人陶醉的风光之后，才引出志士的那番话。而到了词中，范仲淹便多少与诗文中体现出的那个他有些不同了。其实这也很正常，因为那时人们就是把词看成是诗余，主张“诗庄词媚”，在把诗写得端庄的同时，又写出很秾艳的词——词为艳科嘛。词与诗文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范仲淹是有的，但要说非常明显，可能还要首推欧阳修。

在说这首词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场景：《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里，莺莺那一段“端正好”，着实优美，一上来便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这些秋天的常见景物，组合在一起，本就渲染了一种萧瑟、凄清的氛围，而融入主人公的离愁别绪之后，更增添了浓郁的抒情气息，堪称“神来之笔”。但开头那两句“碧云天，黄花地”，却是由范仲淹这首词凝结而成。

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美景：天空中飘着青碧流云，大地上散落着金黄枯叶，浓浓秋色连着远方江面上的波浪，泛起映着山色的水珠，远远望去，若苍翠的寒烟一般。斜